東廳須問 續六

廿九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六目錄

官職典故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六

官職典故

耆社

太祖三年甲戌春秋六十移都漢陽仍入耆老所寫御諱于西樓壁上讌以叙宴耆英羣臣特以御筆賜土田臧獲盐盆等物以贍之(耆社故事)

○文臣年七十位登正卿者始許入耆社稱耆老所堂上無定額

○國初權僖權仲和金士衡李居易李茂非文臣金士衡趙浚李茂未享七十想是未定制前入社者歟(李宜顯題耆老所題名錄後)

沈守慶所錄李茂之下崔恒之上有崔潤德而潤德武臣

年未七十

○耆老之有會尚矣唐宋高賢結社流名之後延及我東方風流諸彦踵美而傳芳者厥有譜牒逮于本朝益恢張而後大之春秋令節宴遊聯翩不但在下自相娛樂乃至君上亦與焉其扶奬錫賚之典靡所不備觀於 太祖留御諱親筆於西樓上亦可驗矣 沈喜壽耆所先生案重修序

○朝廷每於三月上巳九月重陽設耆老宴於普濟樓又設耆英會於訓鍊院或盤松亭皆賜酒樂耆老宴則前啣堂上徃赴耆英會則宗宰年七十二品以上及正一品以上及經筵堂上徃赴禮曹判書以諸事考察押宴承旨亦承命而徃分耦投壺不勝者取觶與勝者揖而立飲奏樂章以侑之遂開宴大張絲竹各以次而傳觴必醉乃已曰

暮扶携而出得與是會者人皆榮之 慵齋叢話

○李陌據其墓文官至嘉善同敦寧而名在錄中職銜書以知中樞 祖宗朝從二品久次稱屈者例除守知樞而然歟抑或正卿無入者援例入社而然歟有未可攷 李宜顯題名錄跋

○宣廟朝本所堂上宋贊等啓曰今當賜宴盛擧本所堂上只有三員事體埋沒參判睦詹申湛等年過七十而資級未準不得參宴請令參宴事蒙允 李墍亦以從二品入參 耆社故事

○耆老之會自唐宋有之我國始於高麗中葉而皆私自為會孰有人主命之而親入於其中如我 太祖之殊恩乎錫與土田臧獲使優其宴需非文官正二品實職則年

雖七十不敢入也設宴之時必賜一等之樂至光海時怠
棄訓典蔭官亦有濫入　列聖優老立法之意自此始紊
孝宗初金尚憲乃明舊法嚴辭申勑一洗向來苟且之習
會中舊有先生案因亂散失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収拾聞
見錄成一帙其子延川君景嚴藏之於家其中或不無遺
失而無可考據姑就其本書以粧績 金堉耆社題名記
○顯宗朝承旨沈梓啓曰朝家不幸耆老喪亡本所堂上
只有一人亦在外曾在　宣廟朝從二品亦入參云擇三
朝侍從之臣入參如何禮曹回啓從二品中年過七十者
四人而此實曠世之異數纔過七十者似難當之姑取其
中年近八十者前參判趙壽益留守李後山二員別單抄
入事啓下

○肅宗乙卯筵臣奏許穆位至三公年八十二當入耆老所而故事非文史不得入豈以三公其所無任如領經筵監春秋皆文史職而獨不得入耆社乎 上許之 眉叟記言

○丁巳晝講參贊官金德遠啓曰大司成李袤年今七十八故參判李後山趙壽益皆因筵臣所達特命入參於耆老所此乃 聖朝美事今李袤爵秩雖不及於正二品以四朝舊臣年迫八十依前例入參於耆老所詢問於大臣而處之何如知事金錫胄曰從二品入參耆老所實非恒規似難容易為之廣議處之恐合事宜數日後 上命李袤特加一資 而述

○庚申五月府啓略耆老所必須文臣然後方許入參武蔭之中雖或有勳庸著聞年位俱尊者亦莫敢破格而得

叅至如光海時鄭仁弘權傾一世位高年多而亦不敢冐
嵩於耆老之會誠以 聖朝成憲猶在頃者許穆乃去舊
仕偃然入叅 祖宗舊例未免墜落請令耆老所刪法其
名依啓述而
○四十五年己亥 世子引 太祖朝故事請 上入耆
社 上許之命考 太祖實錄而無所載 上還寢成命
世子申請 王子宗臣疏請乃以二月十二日 上入耆
所於是建靈壽閣於耆所將奉安御牒而 太祖朝西樓
故事今無存焉故新造冊子使 世子帖一張謹書 太
祖徽號帖二張謹書 肅宗尊號奉安於靈壽閣尚衣院
造几杖以進四月十八日 上引耆老諸臣十人入景賢
堂倣五禮儀養老宴儀行宴宴罷特賜金杯仍撤法樂使

之盡歡於本所

○靈壽閣上樑文李觀命製進賜宴後序鄭澔製

○英宗二十年甲子 上以九月初九日入耆社聖壽五十一歲效司馬光故事指靈壽閣以翼善冠袞龍袍先拜閣躬題御諱著三張書尊號與入耆社年月日尚衣提調奉几杖跪授禮官跪置於座前承旨跪奉几杖以授內侍內侍受而侍立而几左杖右十月受宴於法殿翌日奉大妃補觴受宴日依己亥錫宴故事宣御醞賜樂舞命宗伯與耆臣同往本所盡歡

時 上奉觴於光明殿親製歌詞令二女伶唱焉詞曰瞻拜寶閣方受几杖來奉歡長樂方禮筵大開頌祝岡陵方獻萬壽杯 體效荷皇恩三章

四十一年乙酉置守直官二員承文成均參下

養老宴

國法八十之老男女皆賜宴以覃恩每歲季秋王燕八十之老人妃宴八十之老婦此見於董越朝鮮賦

議政府 大臣隱卒附

高麗置門下府掌理典三司掌錢穀密直掌軍旅各司其職有大事則會三府而議之謂之都評議使司其職任禮秩固已重於百僚而無定署 宗時新作署字以門下侍中守門下侍中為判事三司則判事以下門下則贊成事以下為同判事密直則判事以下為使正其名稱使司之任益重矣唐以他官帶同平章事者得為宰相即其制也

○高麗設都兵馬使以侍中平章事參知政事政堂文學

知門下省事為判事判樞密以下為使有大事則會議故有合坐之名一歲而或一會累歲而或不會其後改為都評議使或稱為式目都監司（櫟翁稗說）

○太祖二年倣麗季制創二府都評議司掌國政三軍司掌軍政判評議司事領三軍府事俱正一品軍國大事兩相決焉如同判評議商議評理等官不敢可否（政府故事 備考作元年）

○都評議使司判事二員侍中兼同判事十一員門下府商議府事以上三司左右僕射以上兼使一員判中樞院事兼副使十五員中樞使以下中樞學士以上兼檢詳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一員並以他官兼之又置門下府員額并仍麗制（文獻備考）

○定宗二年罷都評議使司為議政府改置左政丞右政

丞（正一品）侍郎贊成事（從一品）參贊（正二品）

○太宗元年又罷門下府併於議政府掌總百官平庶政理陰陽經邦國

○十四年甲午置領府事一人（正一品）判府事二人（正一品）同判府事二人（從一品）罷參贊置知府事尋改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各一人（正一品）左右贊成各一人（從一品）左右參贊各一人（正二品）舍人二員檢詳一員司錄二員俱極一時淸望錄事都吏皆用初出文臣（政府故事）

近世則司錄用初出文臣錄事用庶人冠帶常仕都吏以吏胥爲之舍人司錄後減一員（上仝）

時右司諫大夫申槩疏論政府署事權在大臣極諫不可辭甚剴切 上曰豎儒不識事體妄言大臣擅權槩論辨不

屈大臣股慄未幾罷政府署事 四佳集碑

十八年戊戌左議政例兼判吏禮兵曹右議政例兼判户刑工曹

〇世宗十八年丙辰教曰唐虞之際百揆統九官十二牧成周之時冢宰統六卿六十屬或以陳平不知錢穀之數為得大臣之體然漢相之失權自陳平始我朝開國之初設都評議司以摠一國之政改為議政府其任如初歲在甲午以大臣不宜親小事若軍國重事議政府會議以聞其餘令六曹直啓施行自後無大小皆歸六曹而不關於政府所與聞惟論決死囚而已有違古者任相之意今依太祖成憲六曹各以所職皆先稟於議政府商度可否然後啓聞取旨還下六曹施行惟吏兵曹除授兵曹用軍刑

曹死囚外刑決因令本曹直啓施行卽報于政府如有未
當政府從而審駁 東閣文獻備 雜記考合錄
政府摠治百司舍人檢詳二司爲僚佐分掌庶事其選重
矣 太宗甲午罷政府署事只置舍人司歸檢詳職事于
禮曹 世宗丙辰署事以後始復此司 李克堪檢詳 司題名記
舊制三公押班開卽贊成以下不與至 世宗朝
參爲贊成始命三公有故贊成代行又遣承旨就第論事
○祖宗朝故事軍國大事及六官庶務悉委政府每三公
坐堂則六曹之屬各執其任來會朝房又過啓下公事則
舍人以下分房評理以取相君裁決然後該官敢行其事
至 世祖朝始罷六曹決事之法自是政府之權漸輕
明宗朝始設備邊司至 宣朝祖軍國重事一皆委之自

是大臣坐衙不干議政府政府視事之制遂廢焉冬夏褒
貶及百司參謁望闕禮方物封裹祭享時受誓戒等事外
政府常為公廨可嘅也已 政府故事

〇三公坐堂一國大小之務無不與知參決故相權重而
國體重自 光陵承統並罷其事由是政府少權而國體
亦漸弛矣當政府決事之日左右舍人及檢詳皆無吏胥
郎而司錄二員亦用玉堂參下藝文館官兼帶新及第一
人為錄事各掌六房終日酬應役役不能開口臭故設妓樂
以娛之及罷決事之後此風猶存大臣會坐於正廳而舍
人所在處歌吹轟天甚至評拉郎吏之司錢穀者罰飲徵
責又捉諸市富人公肆徵督置諸物于庫中為伶妓纏頭
之弊 宣祖朝掌令柳夢 入經筵力言其非自是不敢

如是 識小錄

○中古以来三公不坐政府聽國政久矣 仁祖癸亥初
中興功臣等欲復舉都堂故事李元翼曰不可中古廢此
事有所由也國之大權人臣不可復擅 梧耳遺事

○ 朝朴世采疏曰政府古制六曹分掌諸職裁處庶
務又必搃括署決于政府方始上聞雖係兵民之大者
聖旨亦下政府未嘗直赴本曹可見其體統尊而事理得
足成一世之治矣中間遽起遽廢至 明廟朝適值乙卯
倭變權設備邊司以應急需厥後南北之難繼作仍而不
革前後幾百餘年禮樂文章政事論議皆從此出名義甚
乖終將無以尊體統而得事理今當議復故制先改備邊
司為中書堂而使大臣日坐其中署決所上諸務三公既

各分掌六部而至其大事又皆通議以至稟處始爲得體

籌司首相一人之外無所謂按息者古人平居不跛倚勤於職事可以想見 日得錄

○自國初有三公相傳犀帶不輕傳授河演傳於申碩祖碩祖位纔二品官至留守而犀帶遂不傳 筆苑雜記

○在前三司之官不爲投謁於三公蓋所以自重而亦以重體貌也李浚慶爲相時副學沈義謙往拜浚慶浚慶辭曰副學爲何事来乎義謙曰以歲時敢来謁耳浚慶曰三司長官来見三公則人必聞而駭之後勿来見云 芝峯類說

○中廟初相位有闕公會衆坐中人有問其可爲相者申用漑默數良久顧謂鄭光弼曰朝臣無如叔者叔必陞矣 用漑光弼之戚姪也 光弼果陞其後又闕一相或又問之用漑良久

不答徐自語曰無如我者我必不免用溉果陞此可見難
愼必擇之意也近世以來雖有卜相之名而無卜相之實
唯以職品當次有若尋常窠闕者然 松窩雜說

○明廟戊申五月左相李芑遞洪彦弼爲其代領相尹仁
鏡啓曰見廟堂先生案韓明澮遞領相九年後還拜左相
沈澮鄭光弼遞領相越十年更爲左相其時之事未可詳
也但洪彦弼座目本在臣上請以彦弼陞領相傳曰不必
讓位也彦弼啓曰凡朝廷公會一從座目今入政府座次
前後各異請授當次之人職在百僚之長始引嫌不言則
不可故敢啓傳曰勿辭仁鏡猶不避讓大憲具壽聃以座
目升降未便之意啓於經筵命招六曹判書以上及兩司
長官議之皆以爲當從座目且考前例亦皆從座目仁鏡

降左相 東閣雜記

○宣祖癸未盧守愼居憂時左相金貴榮忤旨辭遞右相鄭芝衍旣捐官而領相朴淳方被論 上特命注書詣守愼卜相曰卿大臣也雖在守制之中不可膠守常規其卜相以進守愼以鄭惟吉柳坱朴大立對惟吉遂入相守愼又於戊子在呈告中 上命在家卜相守愼以金貴榮李山海書對山海入相 蘇齋年譜

○許篈嘗言爲舍人久經許多相公權轍極嚴毅而曾經舍人故深喜其飮宴雖歌鼓之聲播天震地亦不之問盧守愼凡事極其寬恕而至於舍人之宴樂必以歌吹太繁爲嫌屢禁止之蓋不經舍人故也

○仁祖甲申鼎位有缺正卿之列無可擬於卜相者廟堂

請選於亞卿而陞之 上許焉於是以副學李縡首擬以
刑判徐景雨副之景雨受點 明齋集松郊行狀
○孝廟朝李時白拜右相與左相趙翼婚家應避上疏力
辭 上曰婚家嫌法典之意必在於庶官不在於台鼎之
位豈可區區拘此而不用賢大臣乎屢辭不許 同春集
○肅宗甲子 上以相臣金錫冑無判兵曹事而欲使往
參政席問議於大臣領相金壽恒右相南九萬以爲 仁
祖朝右相沈悅辭兼戶判劄中有云申叔舟之禮部朴淳
之兵部柳成龍之吏部皆有實判書而大臣則無領摠察
而已人物進退典禮軍政本曹堂上往來詢問云云臣意
則除閑慢差除外重任緊窠皆令問議而擬差則其爲主
用舍之權無間於身參政席矣 上從之 備局謄錄

○乙丑左參賛申最白 上曰大臣遞職例付西樞而循次遞降故卽今原任大臣閔鼎重李尙眞皆付知事知事是二品而醫譯雜類皆得爲之固非所以處大臣祿俸亦因以降待大臣之道不當如是左相南九萬曰領敦寧本是一窠而有兩國舅則亦加設以此言之則領中樞宜加設以處大臣而大臣非止一二人加出領中樞四五窠亦似太多隨其送西多少加設判樞而使之得受正一品祿爲宜 上從之寶鑑

○嘉靖甲申舍人魚泳濬作議政府題名錄記國朝相臣及參佐除拜月日具註其下李荇爲序時南袞爲領相李惟淸權鈞爲左右相容齋集

○我國無典故之官各司當有謄錄而亦俱無之 列聖

吉凶之禮亦無撰錄者一代制作沿革無由可稽故府平日有架閣庫錄事主之凡受教及大臣收議及軍國緊關文書俱藏閣中以憑考閱自 成廟以後不行之架閣宗官也擇文學之臣以掌之兩府俱有之蓋為收閱典故也國初想因此設之 芝

○檢詳例無刑曹詳覆司正郎故平時刑曹郎廳西偏有北樓人至今稱曰檢詳廳 上仝

○舊例以舍人司都堂郎官必選一時色艶為速亭會李蒔為舍人有筆之於壁曰桃李無華李蒔入中書堂蓋言其遠色也士林俾笑 容齋行狀

○我朝父子為相者黃喜黃守身李仁孫李克培克均鄭昌孫鄭佸洪彥弼洪暹慎承善慎守勤鄭惟吉鄭昌衍而

惟吉之祖光弼亦議政實三世 芝峯類說

三世爲相者沈德符沈溫沈澮近世則金搆金在魯金致仁徐宗泰徐命均徐志修

近世父子爲相者尹斗壽尹昉鄭太和鄭在嵩 太和昌衍之孫 閔鼎重閔鎭長金壽恒金昌集趙文命趙載浩 李世白李宜顯

兄弟爲相者尹士昐尹士昕許琮許琛李芑李荇沈連源沈通源金尙容金尙憲鄭太和鄭致和金壽興金壽恒 尙憲之孫 閔黯閔熙尹趾善尹趾完崔錫鼎崔錫恒 鳴吉之孫 李頤命李觀命趙文命趙顯命金若魯金尙魯鄭羽良鄭翬良申晩申晦洪鳳漢洪麟漢

一門爲相者李山海妹婿金應南次婿李德馨兄弟爲相者李荇及芑沈連源及通源祖孫爲相者沈貞及守慶幷

有薫蕕之分可推 芝峯類說

〇國朝年少入相者除耳目不及者外 宣廟朝朴淳李山海金應南年五十柳成龍李元翼年四十九李恒福年四十三李德馨年三十八又年老入相者沈守慶李憲國俱七十五 芝峯類說

李德馨年三十八入相而父尚康健無恙任遂安郡守光海初德馨赴京請封回時超其父判決事一時稱為盛事 識小錄

〇國朝以來大臣有親者無幾成希顔有母而希顔先卒此外遠不可記 宣廟初洪暹丁母憂 上命考大臣丁憂護賻之例考掌故迄不得之只令官庀葬賻賵視大臣例及盧守愼丁憂亦用此例

○太宗朝晉山府院君河崙徃咸吉道巡審陵寢幸東郊餞之崙回至定平卒訃至　上悼甚流涕撤朝三日素饌七日命入殯于京第親諡曰文忠 東閣雜記

○世宗朝左議政柳廷顯卒　世宗以白袍烏帽黑帶率百官出禁川橋外幄次擧哀柳寬之卒也亦擧哀 東閣雜記

○中宗己卯十月左相申用漑卒　上欲依禮擧哀大臣禮官等議以爲重難不果行之後趙光祖入對啓曰用漑之卒也　上欲擧哀而還寢何也臣聞柳寬之卒也　世宗哭聲徹於外至今聞者莫不悚動前日下教之意甚美而大臣乃以爲無別嚴可爲云云其不能將順甚矣 東閣雜記

○壬辰亂後朝臣禮喪之儀因廢不擧至癸卯贊成崔滉卒　上特命弔祭復舊 白沙集

顯宗辛亥領府事李景奭卒領相鄭太和白 上曰李景
家本甚貧想今饋奠難繼宜有優恤 命祿俸限三年仍
給大臣喪後給俸始此 白軒年譜

◯中廟朝金安國病甚 上欲遣承旨問病政院以爲無
故事 上曰金安國雖非三公盡心國事其特遣承旨問
之及至其病不能起對 湖陰集

備邊司 堤堰司附

明宗乙卯始設備邊司 芝峯類說
時値倭變創設以武臣堂上專管爲三品衙門舍在今
耆老所之南
宣祖朝軍國重事一皆委之三公及宰臣中有時望識
事務者差堂上俾決庶政名曰備局亦曰籌司 芝峯類說

二十五年始置副提調以通政中諳鍊兵務者差李廷
龜朴東亮首先為之 白洲集行狀
○都提調時原任議政兼察提調御宰中不拘多少啓差
吏戶禮兵刑五判書各軍門大將兩都留守例兼副提調
堂上中有聲望者亦啓次俾决庶務有司堂上四員以提
調之知軍務者啓次郎廳十二員三以文臣兼一兵曹武
備司郎兼八以武臣兼 文獻備考
宣祖朝訓將兼提調 肅宗三年刑判兼十七年松留
兼二十五年御將兼禁將兼 英宗二十三年守禦使
摠戎使兼
仁祖二十四年大提學例兼提調 文獻備考
肅宗三十九年始差八道句管堂上各一員使有司堂上

四員各無管二道

書吏十六舊以八道營吏各二人差上今以京吏為之

○有司堂上自 宣廟朝 備考作光海朝 備三望受點自 仁祖

辛巳年十九始以草記單望啓下

○故事臺諫不得兼備局郎 宣廟癸酉李睟光為獻納

相臣為變後死節諸人事實屬公纂集亦仍帶備局郎以

卒事 芝峯行狀

仁祖甲子傳曰近來備邊司非但坐衙甚罕關緊之事

亦不赴郎回啓此必堂上太多之故也自古謀國之士不

過數人而已遂令大臣商量減下堂上 備局謄錄

甲子備局啓以本司有司堂上徐渻張維以兩司長官不

叅本司金藎國又以副揔管八直本府自前有司堂上為

摠管者啓遞摠管有例遂遞盖國摠管 上仝

乙丑 十三年 命伯曾疏曰殿下每於備局之坐輒送人以察其勤慢大臣又以早往爲晝戢諸堂郞未到之前或有往先獨詣者此則只損其體面而已開坐之後左顧而問曰此意何如皆對曰唯在相位處分終日推諉竟無歸一之論如有回啓之事則輒作兩端之辭恭候睿裁而已是故兒童走卒亦爲備局坐以相戲然則雖曰晝夜長在備局有何一毫之益乎

戊寅 十六年 三公皆有故特命備局諸宰逐日來會于本司定奪時急機務備局無大臣則不得開坐例也而有事之時則不拘常規如此 明谷疏

○顯廟癸卯廟堂以賑政特差南九萬備局郞及移臺職

大臣筵白勿遞除禮數恭討國事九萬以事體非便不赴 晦隱集

○肅宗丁巳李正英爲刑曹判書 上曰刑獄重地必多稟定事刑判別爲例無備局堂上 備局謄錄

○江華留守自前例無備堂開城留守自 肅宗辛未李鳳徵爲始例無如江留例 備局謄錄

○肅宗戊子九月大臣不得備位領相又出城廟堂空虛緊急公事不得稟達變通備局有司堂上趙思愚援據丙戌年閔鎭厚定奪前例請與戶曹判書就大臣家相議可以施行事劃即稟定擧行 上從之 備局謄錄

○英宗三年左相洪致中奏曰有司堂上例於坐衙日執筆於大臣之前而資級若陞輔國則體貌自別有司之任

減下宜矣從之 文獻備考

九年敎曰近者次對曠濶本司坐起亦稀濶豈設備局定次對之盛意哉自今非國忌則次對無敢稟停 上仝

◯古今所謂門下省樞密院皆在禁密今之中朝內閣之制亦然官不離次奏覆無礙故雖天下大事有朝上題奏日未昧而已報可施行者機密之事亦不至宣泄今之備局不在闕內若非坐起則便是一空廳顧使郎吏執筆持槖奔走於南山白嶽之間則政務安得不滯機事安得不泄今若移備局於闕內堂上郎廳晝則齊會夜則輪直庶幾事至期應令出卽行事機敏速脉絡無壅必不如今之泄泄沓沓也 澤堂集疏

◯我朝自廢署事之法三公無論政之所於是別設備局

以宰臣之知軍務者為堂上以武班之識字者為郎廳以為酬應邊務之地其制似宋之樞密院而朝家政令無所裁斷不得不并歸備局贊成參贊為養病之坊舍人檢詳為妓樂之司其弊謬甚矣宜遵　祖宗之法復設署事之規然後政令出一而紀綱立矣或者必以大臣權重為後日之慮此則不然主聖臣良則權重不足為嫌君昏政亂則天下其無沛公若有以此為慮而必欲分大臣之權則宜倣唐宋舊制將備局改稱門下省以三公兼領門下省事贊成參贊兼知事又擇諳鍊者二員稱門下省左右僕射俾行有司之任舍人檢詳極擇堂下有計慮才望可堪後日大用者兼門下給事中代行郎廳之事則名號既重事權自別庶有朝廷體面矣遯川集

○西漢之時專任三公及其季葉王莽遂成簒奪之謀東漢懲之三公位望雖尊而其權頗輕政事皆決於尚書東漢之治不及西漢者此也至於唐宋之際專任同平章事而三公為冗官雖與古制不同而政令之所出刑賞之所施用舍之所由皆出於一以今言之則所謂平章事者不過如今備局有司之任署事之規中廢已久誠難猝復亦須稍加裁酌使謀國論政之地略有精神運用之機然後國事方可為今之備局即宋之樞密之制而權設之地事多苟簡人視之反不如六曹臺閣之重如是而求治臣見其愈勞而愈無效也臣之愚意易其稱號如古者中書樞密或前朝評議之稱而有司堂上二員擬望受點專掌本司之任使其聲望出於三司兩銓之右其他堂上依大明官制

稱以叅預機密亦爲政目下批如知製敎無春秋之例凡
有朝家制作三公爲摠裁有司堂上爲主掌六卿及機密
諸臣共知叅討 遲川丁丑疏

○備局本是政府一屬司而反爲政府政府則徒有其名
而無實左右贊成常虛其位左右叅贊與舍檢雖或備員
全無職事有同剩官名實之爽如此故百度皆從而墜廢
臣意以今備邊司爲政府直房其側一房又爲備邊司使
與政府相通左右贊成勿令虛位並叅贊極一時之選使
之贊三公議政檢詳專檢刑獄則可復 祖宗朝舊制而
凡中外事非有大段切急則勿令直報於政府但報於六
曹六曹有難自斷事來稟於政府而備邊堂上則兵曹判
書兩局大將摠戎使例無專責邊事外方凡係邊事者亦

令皆報備邊司而六曹判書備邊堂上於政府開坐之日
皆必來會商議大事而後各歸其司備局郎廳則仍屬本
司文郎廳則減下司錄則依大典加出一員以承文正字
移差與檢詳或時持筆草蓉如舍人如此則政府不但為簿
書期會之所而體統尊嚴邊事有專責則又必有實效矣

李端夏劄

○堤堰司本朝初置句管陰飭各道堤堰水利後革罷 年代未考
顯宗三年因趙復陽建白復置都提調三公例兼提調二
員戶判及賑廳堂上例兼郎廳一員戶曹版籍司郎廳兼
肅宗五年增置郎廳一員 英宗七年提調郎廳改以備
局堂郎兼差 文獻備考ム趙復陽奏議、詳堤堰典故

○英宗十四年以各道都事例兼堤堰郎廳 詳堤堰典故

○備局事務之必令下位有司堂上主管付之堤堰司印信者皆位卑年少者益能砥礪故俾得以察簿書之繁戢胥吏之奸也 日得錄

宗親府

宗親府宗室諸君之府有大君王子君諸君都正正副正中副守令副令監并無定額有司堂上三員以崇品宗班差下

○典籤一員典簿一員授以蔭臣後減典籤

○我朝叙親以昭穆親盡則止祿秩遞以隆殺科條甚明設宗親府擇一二品三人號有司實掌宗人封貤之典無行統率之義事寄與古之宗正同而裁釐之權移之宗簿寺此為小異耳 中廟聖題名記

○燕山君追崇廢妃尹氏立別廟 中宗反正後撤之今之宗簿寺卽其所也（移入宗簿寺）

中樞府

高麗成宗時置中樞院掌出納宿衛軍機之政（文獻備考下同）

○太祖元年因麗制置中樞院判事一員使一員知事二員同知事四員僉書一員副使六員學士一員商議院事三員都承旨一員在右承旨各一員左右副承旨各一員堂後官二員

定宗二年改爲三軍府

太宗元年改都承旨爲知申事承旨爲代言

九年罷三軍府復置中樞院

世祖朝以知申事以下別置承政院改中樞院爲中樞府

無所掌待文武堂上之無所任者
領事一員判事二員知事六員同知事七員僉知事八員
其三衛將遞兒經歷一員都事一員後增置同知事一員
衛將遞兒

○有原任大臣則判事隨員加設 詳敦府典故

敦寧府

太宗十四年初置敦寧府以處宗親之非 太祖後而不得封君者及外戚諸姓議者以為無職事而為人設官非古也 上曰親戚苟皆賢耶隨才任用可也苟不賢也任用之或陷於罪辜赦之則廢法論之則傷恩予之置此官欲盡親親之道而不至廢法傷恩也 寶鑑

○領事一員國舅有二人則加設判事知事同知事都正

正副正各一員僉正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叅奉各二員

燕山減僉正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叅奉各一員 中宗初復置後減正副正僉正判官主簿直長奉事叅奉各一員

英宗元年奉事陞主簿

○宗姓九寸異姓六寸以上親王妃同姓八寸異姓三寸以上親世子嬪同姓六寸異姓三寸以上親己上寸內姑姊妹姪女孫女夫除授先王親同 先后大君女婿公主子初授從七品公主王子君女婿翁主子從八品大君王子君良妾女婿各降一等賤妾女婿又降一等故事新書

儀賓府

國初初置尚公主翁主者之府尉副尉僉尉并無定額經歷一員都事一員以舊臣差後減經歷

忠勳府 忠翊府附

太祖置功臣都監 太宗改稱忠勳司 世祖朝陞司爲府改置君無定額親功臣 王妃父則加府院二字經歷都事各一員 明宗朝減經歷

○太祖定開國功臣次第論功行賞立碑紀功建閣圖形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載諸信書以賜之信任以事無疑貳或於燕間之暇與之擊毬內庭或數與燕饗功臣等亦數享 上歡洽之情上下無間有疾病則遣醫治療使之存問相屬不絶於其卒也或至親臨殯次悲痛殊甚恤典賻贈甚數優隆功臣雖有罪必曲原之終 上之世功臣無一誅死者 寶鑑

○功臣之陞正一品者例曰府院君失舊意也前朝大臣

例封君自樞密經門下者已歷兩府啣為府院君今之非
大臣而曰府院非也 識小錄
○世祖特陞為府加賜田結奴婢以舊廨臨瀛賜宗簿寺
公廨一區又命曰其基而重新之 權擘記
○明宗二年行功臣仲朔宴增秩賜物有差十五年行功
臣仲朔宴於仁政殿 上曰予於十六年來久廢功臣宴
予意豈安今日初設此宴宜共盡醉 文獻備考
○金錫胄金萬基會于勳府正堂慨然曰堂壁有國朝勳
案與揭板弁有 三朝御諱而官吏治府事日聚其下非
所以致敬謹乃別建一閣於堂之北扁曰紀功 太宗嘗
策定社勳 世祖策靖難勳 元宗策邑聖勳參宣武靖
難原從功 孝宗參昭武寧社原從功敬錄于帖藏于閣

中 上全

○忠翊府原從功臣之府中革倂於勳府光海復設又罷移屬兵曹 仁祖朝復倂於勳府 肅宗丙辰復屬兵曹後復倂於勳府

○勳臣子孫之階嘉善為承襲君者之為有司堂上自張善徵始

義禁府

國初仍麗制置巡軍萬戶府 太宗二年改為巡衛府三年又改為義勇巡禁司十四年改稱義禁府置都提調提調鎭撫知事都事自是罷兵柄掌奉敎推鞫之事大駕幸行禁濫雜郎官率皂隷詗察非常 文獻備考

後改置判事一員知事一員同知事二員經歷五員都事

五員後革經歷增置都事 英宗六年改定叅上叅下各五 全上

○義禁府故執金吾也在麗朝爲巡軍府置上府萬戶專掌禁衛親軍初置獄以囚禁中犯軍令者中年國王親決其囚朝臣忤上旨者或直囚之盖其時士大夫多訐高下犯罪則悉詣臺獄而王獄詔獄也逮末葉遂爲縉紳之獄一命以上皆就之 國初因之旋改義勇巡禁事司置判知同知四員郞官雜用文武而統禁旅亦自若眡厥後改爲義禁府罷兵柄只以王獄決囚爲務而大駕行幸時及內外禁濫處郞官率皂隷徃察詗非常而已 識小錄

○故事三司長官不兼禁府 宣廟朝黃佑漢兼禁府及受副提學即爲減下惟昏朝一倖臣冒據而不遞云 過伏集

○當直廳掌士庶申訴告牒等事以都事一員更日遞直
燕山改稱密咸廳 中宗初復舊
○本府古有王牌氏三司之出禁本府又以王牌出禁吏
糾察三司禁吏壬辰亂後失王牌遂廢焉

吏曹 銓改 初仕郎薦 銓郎

新羅置位和府百濟置上佐平高麗置選官改典理司後
改銓曹選部吏部恭讓王改吏曹
○太宗元年置吏曹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其屬有文選
司掌宗親文官雜職僧職除授告身祿牌文科生員進士
牌差定取才改名及贓污敗常人錄案等事考勳司掌宗
宰功臣封贈謚號享官老職命婦爵帖鄕吏給帖等事考
功司掌文官功過勤慢休暇諸司衙前仕日辨理鄕吏子

孫等事有典書議郎正郎考功正郎佐郎考功佐郎主事

文獻備考

太宗改置判書參判參議各一員正郎佐郎各三員 英宗十七年減正郎佐郎各一員 仝上

○高麗時頒政有定式我朝則一年兩都目外隨闕隨差或至逐日爲政與古異矣聞中朝每月二十三日吏部會選其餘則有大除拜會推而已 芝峯類說

○平時吏兵曹奔競之禁甚嚴而薦望必不愜公議則臺官輒論劾或推或遞罷故俗謂銓官常帶推考者此也每大政則翰林二員分詣政廳書其得失有宣醞則坐於正郎之右 祖宗朝立制之意有在而今不復見矣 芝峯類說

○法典禮曹四館以文官除授而玩易齋姜碩德不由科

第而進爲大司成及知禮曹事盖 祖宗朝爲官擇人故
如此而自大典須降後無此例矣 芝峯類說
○世祖朝吏判韓繼禧啓曰臣待罪銓衡常開閤迎士大
夫品題人物尚恐不能甄拔賢愚况今設循資之格嚴奔
競之禁是使聾瞽辨聲色乞罷之 上曰使繼御者皆如
卿則可非卿不可繼禧學聞精詣識見高邁注擬人物一
出至公不以私恩待親舊士大夫有或爲子弟求官者不
甚拒之曰古人云内舉不廢親子弟尚賢言之者非過用
之者非私苟以謂膏粱子弟稍存形迹非如用人大體者
筆苑雜記
○中宗癸酉四月 上患政出多門士習凌遲欲御親政
商確人物令該曹品題以充庶官收議宰樞宰樞議謂如

進退大臣當收衆議斷自 聖心賤微之官何必親經
聖慮乎於是惟左相鄭光弼承旨李耔承特旨其條皆應
故事備望受點 上意亦非欲親標下官欲於商論之間
視其人物高下且以宣洩下情大臣以尋常上議勿論非
之 寄齋雜記

○中宗朝忠州人金漑以財富擅名國中屢擬蔭調 上
批曰金漑雖富何數數首擬銓官大慚懼不敢復注名久
之特授別坐 荷潭錄

○許硡為吏判啓定初仕五人擬望之制且選居泮儒生
年高行備者別置一簿量才注擬 文獻備考

○吏兵曹相避 明廟朝申光漢為兵曹參判宋麒壽為
吏曹參判以婚家之故改申瑛 湖陰集 肅宗朝洪命夏為吏

判洪重普拜兵判臺諫啓遆兵判金尚容為吏判時金尚憲拜兵議亦辭遆 朝野記聞

○初仕郎薦 宣廟初朝野拭目佇見清明之效而居銓衡者未能盡革舊習如閔箕雖有時望亦不免以干請除官及李鐸為吏判務張公道以為初入仕者若非上舍生例試蔭才賢者豈屑於就試乎乃使郎僚薦知名之士改請被郎薦者雖不試才亦得補官於是仕路稍清流俗羣非以為輕毁舊規創開新例鐸與正郎具鳳齡被謗而不撓及洪曇為判書佐郎鄭澈欲擬被郎薦者曇曰此人未試才澈曰若被郎薦雖不試才亦得補官已成近規矣曇曰聞此新例物論崢嶸不可用也澈爭之固

謹按曇為銓長自謂至公無私而其所謂至公者不分

賢愚工拙惟以來歷久近爲次而陞之曰一般朝士安可取舍其意欲使朝士無揀黑白輪擬清要徒以均一爲至公吁亦異矣若如曇言則爛羊都尉竈下郎將未爲猥濫而舜之敍四凶擧十六相非至公也 石潭日記

宣廟問吏曹曰郎薦是大典法乎對曰非大典法也有志之士不就薦才之試故公薦事有承傳矣 上曰此恐有獘自今以後勿用其承傳

○宣廟初吏曹佐郎李珥患銓敍不公乃謁判書朴永後曰方今之獘守令侵漁邦本憔悴欲擇守令莫如擇初入仕者初入仕者皆以干請而得故仕路無由得清邦本無由得寧今値新政之日正是機會請自今務張公道以革宿弊永後面諾之及爲政乃循舊習珥歎曰痼疾誠不可

醫也 石潭日記

○宣廟常下教曰予欲親政大臣以爲不可何耶李珥曰親政是美事大臣亦必將順想是恐 殿下觸冒暑熱而辭不違意耳若更下問則可知大臣之意矣 殿下若親則當用趣薦久任之法大明羅欽請用此法而中朝不克從識欲爲治當用此法 世宗用人以此法故庶績咸熙今之官爵朝更夕變有司兒戲百事不可做矣 上始親視銓注 石潭日記

○宣祖六年吏判朴永俊辭遞無人可備望者大臣欲擬以嘉善官 上不許只以金貴榮姜士尚備望 仝上

○吏判李後白不受請托 詳宣祖朝

○宣廟癸酉大司憲有闕政廳以宰相多被推考可入望

者只柳希春一人為啓 上命單望注擬希春肅拜後以
銓曹不以大憲單望無前例四啓請堂郎罷職 眉巖日記
○宣廟辛卯以右相柳成龍兼吏判辭曰於古無此事他
日或有專國柄者以臣籍口國家無窮之害自臣身始也
上不許
○光海辛亥江原監司東萊府使有闕命備局議薦須相
李元翼啓曰自有政曹非備局所當薦且備局負多被薦
者自多多則不精此後兩界監司兵使有特命則本司議
薦其他并令該曹擇差如有不可者本司改遞定為常式
梧里年譜
○仁祖癸亥夏臺諫因事請推銓曹首相李元翼語人曰
今日始見盛時事矣蓋 祖宗朝銓曹之官困於請推法

府公緘長在囊中未有及科受祿之時云用人之柄在於銓曹而知人則哲聖人所難私意之蔽賢者不免用舍之間何能盡 公議然則盛世臺諫之頻數請推銓官以相責勉者其意甚好而其後不敢侵及銓曹者乃護黨之弊風也 崔鳴吉己巳九月疏

○仁祖朝金槃爲嘉善吏曹參議李貴爲資憲吏曹參判

○仁祖朝崔敬吉以甲子扈駕功得承傳自監察還金浦守時其兄鳴吉在銓曹臺諫以不拘相避論劾鳴吉上疏以爲承傳則不拘相避者有先朝舊例云 遲川集

○崔鳴吉爲吏判 上命諸宰薦儒學之士各二人鳴吉以爲此盛擧而職在銓部首席不必拘於人數遂上劄薦十三人宋浚吉宋時烈及趙克善諸人名稱未甚著而亦

八其中 肅廟丙戌崔錫鼎爲首相 上亦令各薦士二
人錫鼎引其祖故事劄薦尹東洙等十人（昆侖集）
○張維爲吏判與諸堂郞相議文武蔭多官之合於諸曹
郞官及外內高下之任者使各聞見會坐錄諸一紙而安
而臨政以備注擬用盡則又如之李景奭爲吏判亦依此
行之（白軒收議）
○昔有一宰判吏曹有名同其先諱者則不爲擧擬於官
爵鄭太和戒人曰銓者衡平之謂也人臣代天秉衡何敢
以一己私事泥公朝可仕之人乎先輩名流已多有非之
者後進之人不可不知（公私聞見）
○孝宗辛卯吏判林墰夜對從容言銓選之難因曰 宣祖
朝蔭官初授職必以生進或功臣忠勳清白蔭從人子孫

而御覽官案中錄其來歷矣至昏朝始廢此規故往往濫冒者有之今宜復舊 上曰不亦善乎所謂望箅子只一擧眼而已若錄載官案可以常目在之矣 明谷集

○肅宗朝吏判李畬叙疏曰本曹郎廳來言大臣出給小紙列書五人分付曰監役二窠吾將自辟以此擬望自辟元非法典所載或與銓官相議擧其可合者而已六七年來司僕軍器寺僉正判官以上許令自辟此則其時都提調啓請而爲之古之大臣文章任東廳政事任西廳古之吏部尙書爲錄尙書署紙尾猶此不爲况於此事哉 文獻備考

○今之殿考守宰必待都目而差代此高麗流俗訛遁不代不知何義按麗制六月謂之權務十月謂之大政吏兵曹分掌凡九品以上及府衛隊正以上府吏胥徒皆著其

年月錄其功過每於歲抄陞黜謂之都目故李齊賢疏云置考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故事以黜陟則可以絶請謁之徒杜僥倖之門謂之受都目則都目乃標功過論才否之目錄文字也選舉志云吏部掌文兵部掌武旁其年月分其勞逸具載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黜陟以奏之門下承制勅以行之自崔忠獻擅權私設政案注擬除授授其黨與其承宣謂之政色承宣其僚佐謂之政色尚書政色少卿其會所謂之政房或廢或復此麗氏所以不振也今世一歲兩大政其實無政案都目專付吏兵判此非國初之制必中世權臣作俑仍爲謬例也且吏曹猶有叅判叅議之佐與聞其政至於兵曹惟長官一人主之故軍政之謬僞尤甚 漫說

○銓郞吏曹尊先生爲六曹最故事凡有除拜批未下卽書單子令吏馳諭京外職任殘弊險遠而非其意則不擬除必擬清要汲汲驟遷有去官不出三四年陞堂上者選入皆抄揀清望故例無臺彈凡出入雖城外近郊之行必設迎餞於門外若遭喪身死則別定書吏一人稱陪吏仕滿則代以他吏終身帶率金正國嘗經郞官己卯後居村舍踰一紀因事入城尹漑來見曰吏曹郞有問訊乎正國曰落職一紀退居村中有時入城了無一問亦可觀世變也漑曰近者吏曹尊先生厚風掃地無餘故言者云吏曹亡矣 思齋摭言

○我國最重者吏曹郞官自直提學以下清望進退皆得專之堂上亦聽從而已故入是選者甚艱士林之歎多從

此出東西之分亦由於金孝元沈忠謙塞八銓之路也 識小錄

○宣祖癸未七月 上知分黨之既多由於吏曹郎官薦望之故特傳曰今後罷其規式都承旨朴謹元等啓曰銓曹郎薦不在於法典而自昔以來為規例行之今若廢之而使堂上為之則多有混進雜用之患一時清論掃地盡矣況於銓長者率皆年高先進其於遴選新進布置臺閣之際若不資郎僚可否其用舍乖當而一權奸足以誤國矣答曰不可為之事何啓之耶 日月錄

吏兵曹郎廳有薦其來古也所以重其選也癸未秋朴淳啓罷吏曹薦以銓郎有擅政之權而然也兵曹則朴淳之啓不及仍存焉如有擅政者只罪其人未為不可而并與其薦而罷之殆與鄭人毀鄉校相近 聞韶漫錄

○郎薦依而兩銓失其職吏兵郎官郎廳自薦而堂下清望除拜皆出郎官之手以此銓郎之權偏專每當郎薦時年少名流互相吹噓互相排軋視為必争之地此乃黨論根柢也 宣廟特命罷之在今兵曹郎薦則例書姓名留藏本曹以次擬望而吏曹去其名録以避形迹然而弊風未盡革雖無郎薦之迹實存郎薦之規臣以為不痛革此規則黨論無時可息朝廷無時可靜也 遲川丁丑疏

○英宗辛酉命罷銓郎通清之規癸亥命以曾經侍從擬差吏曹郎 文獻備考

户曹

新羅倉部掌貢賦後又置調部

弓裔泰封置大龍部

高麗民官改户部改版圖司民曹民恭讓王改户曹
○太祖元年置户曹掌户口貢賦田粮食貨之政其屬有
版籍司掌户口土田租税賦役貢獻勸課農桑考驗豊凶
及賑貸歛散等事會計司掌京外儲積歳計觧由虧欠等
事經費司掌京中支調及倭人粮料等事
太宗改置判書參判參議各一員正郎佐郎各三員
英宗二十五年己巳正郎一員以文臣差三十二年丙
子佐郎一員以武臣差
○弓裔置調位府高麗太祖改為三司掌中外錢穀出納
顯宗改置都正司後復置三司我 太祖元年因麗制
置三司掌授廩俸計支用事領事判司事左右僕射左右
丞左右諮議長史各一員都事二員 太宗元年改為司

平府後革罷年代未詳 文獻備考

○成宗朝李克增久典户曹減損經費始立橫看法人多惡之尹士昕曰吾恐克增並減人一眼云

○尹鉉長於理財爲户判凡獘席地衣青綠布悉藏之庫中衆皆笑之其後獘席付之造紙署磨碾作紙紙品最佳取青綠布付之禮曺作野人衣細不使片割全布皆適於用太倉陳腐之餘鼠矢過半當天使時以資舘舍塗壁鼠矢尤粘 於于野談○尹鉉鄕商之孫狒菊磵

○光海己酉剏置分户曹自兵亂以後財賦縮於舊而經費日廣大小需用每臨時白奪於市民甚惡苦熊劉兩詔使之來相臣李恒福李德馨始剏分户曹凡詔使支供之物預爲措備以用之外方市民甚稱便 秋浦年譜

○仁祖戊寅以右相沈悅兼領戶曹大臣白 上曰竊聞
宣祖朝如吏判雖使相臣兼之而實有判書云此時錢穀
煩劇之務專委之相臣則體統有妨差出判書而相臣兼
領則不違於前例無碍於事體矣 上從之 文獻公沈悅辭箚 蒲考公見議政府

○英宗二年戶曹啓本曹常年經用必有米十萬石綿布
七八萬疋錢十六七萬兩然後方可以支過一年而今年
収租摠計諸道米僅六萬餘石綿布二三萬疋錢則海西
山郡元作錢及嶺底五邑稅穀作錢合為四五萬兩其所
不足米則四萬石綿布則五萬餘疋錢則十餘萬兩矣祿
粮不足代江都米取用既已陳達關西各庫有綿布二
十五萬餘疋錢三十二萬兩云目今曹事若是窮急不可
不急時變通關西綿布限三萬五千疋錢六萬兩趂今輸

來以爲補用錢布代則請以一年除稅穀還報 上允之
先是 景廟甲辰因戶曹啓取用關西補軍廳錢四萬兩
至是又輸錢布地部之取用關
○閔鎭遠曰地部一年所入若過十萬石可以支用一年
未滿十萬石則用度大窘至於稱貸結用而近年以來連
值凶歉國家吉凶大禮稠疊一年所入常不滿於十萬而
所費輒過於十萬以此江都北漢所儲軍餉及鎭廳積年
拮据之穀爲地部所取去蕩然無餘今則亦無稱貸之處
可謂岌岌乎殆哉內用物種若有大同事目中所無者則
例爲責出於市民自地部給價而此等物近來地部亦不
給價市民求得此物之際十倍其價而艱辛貿得又費許
多賂物僅得進排而皆出白地不得其價況市民別貿昔

則至罕而今則至繁以此貢物人及市民無不倒懸試以
柴炭言之 祖宗朝則宮人不敢居處於温堗而板房席以
登每以過冬月今則闕內柴炭有裕濫觴於宮人族屬家
以至狼藉竈庭販賣資生且宮人宦寺奴隷 祖宗朝皆
有定額今則比大典額數不啻倍蓰宮人近千宦者至累
百奴隷亦多增額凡宮人一女一年糧資饌物衣履貢物
價米用下之數通惠廳地部而計之則殆過百石一人費
米百石則十人為千石百人為萬石近千宮人當費幾萬
石耶宦官奴隷之費雖不及於宮人而皆受原廩且給衣
資數多則費繁其勢然也為今之計若非大更張大振作
必將民竆財竭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貢物物種元定之數
每朔以進排用下之數入啓自 上考覽俾無加用之弊

或有加用之命則該廳入啓爭執事永為定式戶兵曹逐
朔用下之米布比準於數十年前文書近來加出者之不
緊名目皆永除之舊各殿貢物之仍存者皆除之宮人宦
官掖隷一依大典額數而額外皆減之燕京別貿等事痛
皆革除內司及各宮雖難猝然盡罷依周例之法使廟堂
摠察以一年應用之數作為定式又以米布錢量定其數
以備內間別用及不虞之需而土田魚塩柴場折受處計
其一年應入使之僅足於一年應下之數其外皆革罷之
每朔以所捧所下之數作為文書進呈廟堂廟堂考覽若
有定式外過濫之事則廟堂罪其次知內官如是變通則
宮府財用自當有裕而治平之道可庶幾也

○戶曹舊無封不動自　顯宗壬子為始綿布二萬五千

匹 英宗己丑令為七萬九千五百匹 肅宗壬申銀十七萬令為四萬六千七百兩錢則 英宗己酉為始令為六萬兩

○各倉各司一年分劃應下米十一萬一百四十三石大豆四萬二千七百四十六石田米四千八百十石 詳倉庫下

禮曹

新羅禮部百濟內法佐平高麗禮官改禮部儀曹禮儀司恭讓王改禮曹

○太祖置禮曹掌禮樂祭祀宴享朝聘學校科擧之政其屬有稽制司掌儀式制度朝會經筵史官學校科擧印信表箋冊命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喪葬等事典享司掌宴享祭祀牲豆飮膳醫藥等事典客司掌使臣倭野人迎

接外方朝貢宴設賜與等

太宗改置判書叅判叅議各一員正郎三員佐郎三員（文獻備考）

○今禮曹古之三軍府鄭道傳掌軍國重事見議政府所搆之制乃曰政府軍府一體遂依其制而搆之屹然東西相對其棟宇宏壯非他官府之比其後革三軍之府而置中樞院不任軍務以禮曹掌五禮且接異國之使其任重大以其府為禮曹而中樞院反寓曹之南廊（慵齋叢話）

○禮曹古周官宗伯之職掌祠祭宴享事大交隣一應禮文等事六曹之中惟禮官最佳雖值大事遑遑無暇而事已常閒若饋倭及女真之事則堂上三人皆被繡文禮服禮賓寺設宴樂官奏樂各道監兵赴京使臣之賜宴亦如之公宴畢後寧家賓吏聚郎廳終日談歡絲竹駢闐羅紈

紀縩 慵齋叢話

○世祖以左相申叔舟兼判禮曹後又以右贊成朴元亨兼判禮曹

○姜碩德不由科第而為知禮曹事 詳見吏曹

○孝宗特拜金集禮曹參判吏曹以為禮曹之必用文官法也　上曰稽古讀書之人召將何用不可拘於常法也宋時烈亦特受禮曹參判 誌狀

○六曹之事判書盡決之曹中雜事參議管之參判無所主郎廳則一應事務盡責之曹事佐郎一員而正郎行止自專禮曹在六曹為清閒無事而勝事最多坐起之日托以閱樂坐於南樓之上極擇妙妓勝樂終日歌舞轟聒時呼曹司佐郎罰盃無筭而判書聞之亦以為例事而不之

責鄭唯吉以佐郞爲正郞所侵不勝其苦判書招使書啓草而猶不許送久而入來判書笑曰佐郞必爲正郞所困矣唯吉曰正郞不但不察自己之所掌而乃使佐郞不得察其所掌佐郞之意參判正郞輩之可也參判方睡還起曰佐郞愼勿爲此語庸劣老夫生逢太平優遊於六曹豈歸豈非盛世之好事乎判書參議亦皆大笑（寄齋雜記）

兵曹

新羅兵部高句麗蓋蘇文自爲莫離支（如唐兵部尚書）百濟衛士佐平兵官佐平高麗兵部兵官改軍簿司兵曹又倂于選部恭讓王改兵曹

○太祖置兵曹掌武選軍務儀衛郵驛兵甲器仗門戶管鑰之政其屬有武選司掌武官軍士雜職除授告身祿牌

附過給暇及武科等事乘輿司掌鹵簿輿輦廐牧程驛補充皂隷羅將伴倘等事武備司掌軍籍馬籍兵器戰艦點閱軍士訓鍊武藝宿衛巡綽城堡鎮戍備禦征討軍官軍人差送番休給保給暇待丁復戶火砲烽燧改火禁火符信更籤等事 太宗改置判書參判參議參知各一員正郎佐郎各四員 文獻備考

○闕內八直常着紗帽不敢戴笠獨兵曹摠府戴笠 弘文館志

○世宗朝以右相盧閈兼判兵曹大臣之兼帶兵判始此後有朴元宗柳成龍朴淳金錫胄等 文獻通考

○吏兵曹相避 見吏曹

○兵曹郎薦 見吏曹

○我國所重者兵曹故 祖宗朝判書擧用知邊事者久

任之如金宗瑞十年不遷李季仝柳聃年以武臣亦十數年一國軍務皆主之小事皆自決而大事則關由大臣大臣亦聽其措置稍爲裁正而已自置備邊司大小軍政皆歸之有司堂上數人專掌禀相公命而行之兵曹則漫不知爲何事近則內地兵水使亦悉出於備局兵曹之權益輕矣 識小錄

○李珥掌銓以銓曹事往時相某薦受薦望而忘持紙硯某相言其失體因其陪吏人有爲珥介懷者珥曰我旣失體丞相之責我自是相府體例事吾何憾焉 公私見聞

○孝廟己亥南九萬拜倚換未及謝恩兵判洪命夏啓達別爲兵郎薦極擇差出自倚換移兵曹正郎 晦隱集

補武弁之爲兵判自完豐君李曙始

○兵曹二軍色經費出八極其浩繁而應下與別下都無別白謄錄官不檢察吏生奸竇故尾閭之泄殆無限節英宗癸丑兵判朴文秀稟定騎步布捧下節目逐朔魚鱗秩月令秩每當應下秩春秋兩等秩一年四等秩一年一度秩式年例下秩一一分類列書而必書其應下錢布之數於各目之下彙成一卷名以魚鱗冊以便憑閱文獻備考

○二軍色一年所捧六道通六番騎布五萬八千三百二疋步布三萬七千二百三十二疋均廳給代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二疋坡州軍罷騎步兵給代八千九疋合緜布十三萬四千八百三疋一年應下十二萬疋零此外別例有時增減

○兵曹封不動 孝宗乙未綿布三萬六千六百五十疋

銀一千三百六十六兩至 英宗己丑綿布五萬一千九百五十匹內二千五百匹移置南漢錢十二萬二千兩銀十一萬兩 文獻備考

刑曹

新羅左右理方府改議方府百濟朝廷佐平弓裔泰封義刑臺高麗仍泰封之後改刑曹刑部典法司刑曹讞部理部恭讓王改刑曹

○太祖置刑曹掌法律詳讞詞訟奴隷之政其屬有詳覆司掌詳覆大辟之事考律司掌律令按覈之事掌禁司掌刑獄禁令之事掌隷司掌奴隷簿籍及俘囚等事

太宗改置判書參判參議各一員正郎佐郎各四員後減各一員 英宗二十五年正郎一員以文官差佐郎一員

以武臣差

○世宗丁亥春改刑曹都官爲掌隷院置判決事 英宗朝革罷還屬刑曹爲保民司 詳諸司

檢詳廳

○刑曹所掌不但治獄專爲人口刷出故天朝每年黃冊必歸於刑官刑官奏准藏于户部例也我國則帳籍户籍悉歸於户曹而刑曹不與非但此也奴婢詞訟亦盡從掌隷院決之未知其故掌隷亦舊隷刑曹爲都官司專決奴婢之訟今別爲院亦頗涉冗 識小録

○刑曹在國初事權與憲府無殊故事之干於刑獄稱刑曹啓曰而直押勿之未知何時此風方革也至今禁制濫僞與法司同而徵巡姦盗則又有金吾之權云 識小録

工曹 補 國家既有工曹而無事則終歲閒閒有別立都監諸局置官而工曹反為之客豈非無義之甚乎日得錄

新羅例作府脩例府弓裔泰封置水壇高麗工官工部典工司恭讓王改工曹

高麗又置掌冶署營造局恭讓王併於工曹

◯太祖置工曹掌山澤工匠營繕陶冶之政其屬有營造司掌宮室城池公廨屋宇土木工役皮革氈罽等事攻冶司掌百工制作金銀珠玉銅鑞鐵冶鑄陶瓦權衡等事山澤司掌山澤津梁苑囿種植炭木石舟車筆墨水鐵漆器等事 文獻備考

太宗改置判書參判參議各一員正郎佐郎各三員 英宗二十五年正郎一員以文臣差佐郎一員以武臣差 文獻備考

工曹同是六曹而凡庫物出納必請臺監爲之且戶曹郎以時四倉與該司無異不曉其故 識小錄

補 諸曹草記

祖宗朝大小公事凡官必親啓於 榻前而中歲以來凡啓辭以言語傳于承旨則注書以文字書啓其後乃用草記補張文字略如疏劄之爲今政院日記曰某承旨以某司官言啓曰云云盖存舊規也 芝峰類說

諸曹草記雖非古制 主上御殿視朝長官入奏而退或上不視朝執政院吏房令承旨因內侍而口達內侍恐其難傳要以文字錄之後諸曹各疏其事若短牘之爲請承旨直奏之名曰草記有是說房啓事雖絕長陵初金光煜以草記非古請革之退求其所始之世卒不得也然草紀

亦不能罷焉此進御文書漸繁而視朝之制廢矣 恬軒瑣編

摠郎官

宣廟初四書郎官雜用南武皆擇有名者中年極慎其選一切不以差除大臣於經筵請復其選李景郁僅爲戶曹李慶濬僅爲刑曹已而旋皆陞遷亂後雜用苟充近日則四曹郎過半南行而文官不得錄者幸百餘人議者以爲不便而文官之爲刑戶者舉非時選例多願緩者故爲堂上者則必求南行郎勢亦使然 識小錄

○仁祖己巳院啓應宿之官實爲門蔭極選近來政體不肅私意大行冗雜苟充三曹郎官廿員以蔭補者居四之三續貂之譏殊極寒心請令該曹望實表表者外一二澄汰答曰依啓吏曹以郎官皆知名舉職之人不得已亂其

素無名稱者一人汰去之意入啓傳曰近來多用蔭官故
士族中業武者絶無非但有違前規弊實不貲也今此臺
論誠爲允當而只汰一人以爲塞責事體不當如是更加
汰去之後依前下教文武交差 擬川日記

漢城府 五部附

太祖三年移都改開城府置漢城府掌京都口帳市廛家
舍土田四山道路橋梁溝渠逋欠負債鬪毆晝巡檢屍車
輛故失牛馬烙契等事置判府事尹少尹判官參軍 睿
宗朝改判府事爲判尹尹爲左尹右尹少尹爲庶尹 英
宗朝改參軍二員爲主簿 文獻備考

○高麗太祖置東西南北中部後併於開城府
太祖元年置五部掌管內坊里居人非法事及橋梁道路

須火禁火里門警守家址打量檢戶等事有令一員錄事二員後改主簿叅奉　英宗十八年改都事奉事各一員

五部坊名見城闕下

設官分職之義卽西漢左右内史京兆尹之任也武帝時以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使汲黯治之宣帝時京兆尹趙廣漢入丞相府下丞相夫人於庭下問其罪其責任風力之重爲如何哉此則雖難取法於今日而取考大典則漢城府掌京都四山闘殺等事云若於此等事有侶禁越法者必須勿論貴賤一遵律令始可以服人心而清輦轂云云

藥泉集己未疏

承政院代言司　銀臺

百濟内臣佐平高麗中樞院日直員爲左右承宣各有副

又翰林院有學士承旨有承旨房後改印信司

○太祖仍麗制置中樞院都承旨左右承旨副承旨詳中樞院下

世宗命中樞院知中事以下官置承政院掌出納王命

都承旨吏房左承旨戶房以下稱東壁右承旨禮房左副承旨

兵房以下稱西壁右副承旨刑房同副承旨工房注書二員有

故則差假官 宣祖朝增置事變假注書一員專管備邊

司及鞫獄文書 文獻備考

燕山加設注書二員 中宗朝還革

○高麗時當直承宣五更詣紫門中官出承宣問 上體

仍請鑰紫城及羅城諸門晝開我朝亦仍之承旨四更待

漏而八漏罷而出

○承旨院為喉舌之職出納王命其任最重先是城門宫

門皆因罷漏而開人定而閉承旨等四更詣闕待開而入夜深還家南怡之亂　睿宗命宫門平明而開乘昏而閉人皆安之　慵齋叢話

○念昔帝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商宗之命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乃心其於出納啓沃之間臣心之忠佞君德之脩否係焉可不戒哉　柳義孫題名記

○今之承旨卽古之侍中尚書令而中朝之內閣也大小文書莫不關由凡政令之利病君德之得失大臣臺諫無由得聞獨承旨知之其任之重何如而今之物望反在三司之下只得奉行文書而已鮮有論執之事此謬之甚也宜極擇時望以選其選頻思傾閱以重其權使之隨事封駁啓替王猷與政府相為表裏可也　遲川集

○先是承旨一人八直 世祖朝承旨李浩然八直飲酒醉臥 上下問公事浩然不能起自是每二人八直 慵齋叢話

○先是政院皂隸皆帶銀牌紫衣別抄隨之 世祖罷別抄只置皺人屬司饔院而諸處宣醞時以紫衣從㕘而已 慵齋叢話

○成宗十五年親寫王禹偁待漏院記以賜承政院謂承旨等曰禹偁之記雖爲執政而作然在位百執事皆可以代座右之銘况爾院爲樞機之地乎

○蔡壽當遞不當降 入 成宗朝蔡壽下

燕山朝姜渾

○中宗三年手書下政院賜筆四十枝墨二十笏曰令賜筆墨凡予過失宜書無諱

○中宗己卯六月令承旨親入啓事　上以便服坐便殿
承旨注書及史官二人入啓而退小事則以承傳色出納
東閣雜記

承旨親啓此　祖宗朝舊例至是趙光祖等遵而用之
光祖等被禍後遂不行　海東野言

宣祖朝李珥曰承旨雜入啓事此非遠規　中廟朝所
行也此例可復也

祖宗朝大小公事凡官必親啓於榻前而中世以来此規
遂廢凡啓辭以言語傳於承旨則注書以文字書啓其後
乃用草記鋪張文字略如疏劄之為今政院日記書曰某
承旨以某官言啓曰云云蓋存舊規也　芝峰類說

權撥讓朴英內醫提調入　中宗朴英下

○在前秘密公事政院不得開視 明廟朝黃海道賊林巨正使其黨持一通文書有若上變者然承旨不察而啓之 上怒遂承旨自後政院於秘密事皆得先拆後啓而今上疏定封題曰 上前開拆乃故例也 芝峯類說

○故事有直學擬承旨而宗簿正以宗師輔德以春坊長并擬而已 明宗欲用李樑 時樑超拜應教 爲玉堂東壁兩司亞長并擬承旨遂擇樑爲承旨回爲例至今遵行而宗正輔德之擬遂廢 靜庵集

○明廟朝承旨慶渾年紀頗衰有所遺忘 上以銀臺不用老殘人爲題令儒臣等製進盖指渾也承旨柳承善詩結句曰只憐筋力隨年減非喜鸎肩厭舊人 上喜而賞

之特陞慶渾嘉善 芝峯類說

○政院故事諸承旨敬都承旨莫敢戲言不敬者行罰宴洪暹嘗私名妓俞姫儒生宋康亦閑情甚昵及暹爲都承旨李浚慶爲同副承旨時宋康逝暹歎曰與吾爲同年月日時生令先之爲窮達不同豈不異哉浚慶曰都令公愛俞姫宋康亦愛俞姫非徒命同行事亦同諸承旨相顧失色羣吏愕眙以爲前古所未有之大變於是行罰宴於浚慶之家凡七度而後已中古以来紀綱頽壞院中故風日就陵夷無復有舊時事亦可以觀世變 於于野談

○宣祖朝領相李浚慶曰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須日承旨請面對之事非近規也恐壞體統假使有可畏之機自有臺諫及論思之臣何必承旨請對耶李珥曰此言不然只

在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經筵參贊之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 石潭日記

○宣朝癸未 上曰朴謹元壅蔽上下猶趙高兵判李珥曰政院托以蒙準不即納疏章亦是舊例非謹元創開若不破舊例則後必有謹元所爲吏議成渾請罷政院蒙準疏入章啓之例以防壅蔽之漸命議大臣以爲定例 日月錄

○承政院爲喉舌之地其任極要近故國朝重之自吏曹大諫僅得爲之如朴元宗拜承旨以年少遽爲兵議者是已近世則望在三司之下且祖宗以來必以武臣一人參之者蓋欲養其望爲他日大用地故西北命師皆由此出近世則宣祖朝南彦純梁思瑩之後絕無一人云 識小錄

○封還之規久廢 仁祖朝命戶書以二百間材瓦給 公

主家承旨金德諴乃封還之再啓不允金公諒之特陞堂
上德諴又力言當封還坐中相推德諴搆草上還 醒翁行狀
○宣廟己丑尹國馨曰恐衍自銀臺以特命爲尙州牧使
三司將進劉挩行國馨偃偎徑發抵南彼院銀臺吏數十人齊
拜馬首曰願呈餞杯國馨曰汝輩何爲如是咸曰自銀臺
出倅曾所未見吏等心切歎之敢爲是事遂於馬上行數
杯而罷士林聞之傳爲美事 聞韶漫錄
○肅宗初卽位弘文館上劄請命諸承旨持公事入侍而
親加裁斷 上所欲問得以面詢下所願陳亦得面奏則
必聞益 聖聰其於胥敎誨胥訓誥之道庶乎得之
領相許積曰玉堂劄論承旨持公事入侍事 大行初政
亦行是事今使之入侍甚好且承旨望多卽今冲年新服

之初恐未能的知某某之可合使吏書極擇一時才望備三望而至於三司亞長例陞堂上之階梯不可廢則三望之外依前加擬此雖不可永爲定式姑於近日以是變通何如左相金壽恒所對亦同　上曰依爲之

○肅宗朝宋俊吉啓曰以從二品爲都承旨者陞正二品則不敢仍職蓋以官職有序不得相換越故也臣猥蒙恩渥已躋卿列今若仍據近密則是眞爲左右望之壟斷乞許遞免上曰以正二品爲都承旨不無古規卿其勿辭文獻備考

○政院銀盃　肅宗壬申至月夜對時與玉署同賜者而杯心有酒敢多又戒德表心無過三爵予訓汝欽四文十六字又一書賜銀臺一書錫玉署皆以品字樣刻而鍍金即　御製御筆也　英宗四十六年因問玉堂故事取覽

銀盃臺則無列 御筆書曰十六 御詩欽誦欽欽 拔游
書臺可壽千億亦以四文刻臺心賜銀臺玉署

司憲府 柏臺 霜臺 臺官 臺長

新羅司正府高麗司憲臺改御史臺金吾臺監察司又改
司憲府

○太祖仍麗制置司憲府掌論執時政糾察百僚振紀綱
正風俗伸冤抑禁濫僞等事其屬監察房附焉有大司憲
中丞兼中丞各一員侍史雜端各二員監察二十員
太宗改定大司憲一員執義一員掌令二員持平二員監
察二十五員以他官兼之 世祖朝減一員皆帶本職後
又減十一員文三員武蔭各五員
燕山革持平增置掌令二員 中宗初復舊

○御史之職歷代重之其任重其責大其憂亦深何者御史得人則君有過舉批龍鱗抗雷霆蹈斧鉞而不辭將相大臣有愆違得以繩糾之宗戚貴近有驕悍得以彈擊之小人在朝必欲去之貪墨在官必欲屏之舉直措枉激濁揚清正色立朝百僚震慄其責任豈不重且大乎 祖宗以來重臺憲耳目之選養慨慷敢言之氣膺是選者孰不欲砥礪名節思副德意乎 徐居正題名記

○府之廳事有二曰茶時曰齊坐茶時者取茶禮之義高麗及國初臺官只任言責不治庶務日一會設茶而罷國家制度漸備臺官亦無聽斷莅事唯繁遂為常思之所眹非正衙也齊坐聽者諺曰大會講大禮議大事其齊坐之儀出入迎送進退拜揖節目詳嚴非他司會遇之禮之比

又採摭臺中故事而無用之禮雖繁然上下之間隱然有
警戒之意 徐居正齋坐廳記

憲府糾察百官公務繁劇凡事務皆嚴正愼肅曰茶時
曰齊坐禮度各異執義出入臺吏扶掖而行襲前朝先執
義故事也

臺官諫官雖云一體其實不同臺官糾察風教諫官正君
過失臺官一位嚴於一位持平下堦迎掌令掌令迎執義
執義以下迎大憲例也常時坐茶時廳齊坐之日坐齊坐
廳其日早晨四臺長先入其廳執義別入其廳若下官未
至則雖上官先至寓諸依幕待下官至然後乃入大憲入
門四臺長祗迎中門外執義祗迎中門內還就其廳大憲
坐大廳都吏詣臺長廳高唱齊坐四聲詣執義廳唱齊坐

一聲又請大憲前唱齊坐一聲而退執義從大廳北牖捲
帳而入行再拜禮訖四臺長從庭下北門而入列立階上
然後升廳再拜禮訖諸監察入庭請謁分臺書吏奔走來
告監察以次升廳行禮而退書吏羅將各以次入再拜於
是各就坐大憲交椅其餘皆繩床有吏六人各執湯藥鍾
就跪諸位前一吏唱曰奉藥則執鍾唱曰正飲則飲之唱
曰放藥則去鍾又一吏唱曰正坐正公事諸位起揖還坐
遂鋪圓議席於堂中皆下坐有拜職者則署而經之有彈
覈之事則論駁之是日廳事畢執義以下還就其廳皂隷
在中門內唱申時者三又有一人在門內唱曰公廳封櫃
臺長可出於是各以次祗送其行路時亦以此各行此其
臺例也諫官則不然無尊卑之禮上下不待而入若上官

先至而下官後至則雖上官亦北面立待下官相揖就坐齊坐之日飮藥行公一如臺府而鋪完議席設酌以鵝卵杯相酬酢酣醉乃已又就後苑茅亭脫衣偃卧院中淸冷無物或用先生案或用豹鹿皮或摘苑中梨棗循環賣於各司如得布物必充酒食費常時所需事仰於憲府拜諫職者必依例設宴請同僚而飮之諸處會飮亦徃參焉 慵齋叢話

若值禁酒臺官不飮官飮自若諫官以朱衣前導臺官以烏衣前導嘗於禁酒時朱衣大醉誣烏衣曰我則日日沈醉面朱故衣亦朱汝則如汝臺官酸冷不飮酒面長有黑色故衣亦烏聞者大笑 筆苑雜記

○圓議席或稱完議席辟除左右講究風憲所關及彈劾之事拜職者署經

我朝言路之不廣以有完席也諫官為人主耳目當各以所聞見論啓而必設完席僉議然後方啓議若不合雖有正論亦不得行其為害豈不大哉古者下至百工執藝以諫亦何嘗有完席乎 文獻備考

○唐宋奏事皆用劄子徐居正長憲府始建議立劄子之法懼言辭出納之有遺失且防後世近侍中官用事之漸法初立人皆以為良法近來以為臺諫者不識大體小得過失則深文羅織極口詆毀劄子之設適足以害人而已天下未有法立而無弊者也 筆苑雜記

○祖宗朝臺諫雖被罪不違司憲府推考則下司諫院令則應推必遞未知始於何時而以細微事輒即引嫌見遞故為臺諫者雖欲不避近於無恥未免從衆已成難矯之

槩矣 芝峯類說

○臺官異於庶官故雖數十年前不敢以便服出街路親舊迓謁時設帳幕於郊外不敢出哭於路次盖既為私喪則不敢以淺淡服出路上又不可以紅袍相吊故靈車過後隨至喪家入大門後始脫紅袍着玉色圓領烏角帶入吊罷更着朝衣而還家今則此法頓廢兩司皆以白衣無時出入誠可駭也 晦隱集

○國朝故制凡各邑進封等物必先署經於司憲府而贈遺之無名物種之過濫者則其邑守令從輕重科罪而此法廢閣不行久矣今若申明此法如有不署經替相贈遺者自本府隨現啓論則亦必為革貪污勵廉謹之一助也 西坡集 庚申疏

○臺閣者人主之耳目避嫌起而臺諫失其職古者臺諫

各自言事無所牽掣故人得盡其所懷忠佞枉直易於辨
別令之臺諫論一細事必求僉同一有不合避嫌遂起使
人不得守其所見甚無謂也人非堯舜不得每事盡善獨
於臺諫何可責其纖毫過差也臣聞 祖宗朝臺閣被推
兩司互相査勘當修其職不許輕遞以今言之玉堂儒臣
重於兩司雖有推考帶職如常三司事例理宜一致若令
人人各自言事則恐有騷屑之弊但依玉堂例以多為主
前任時推考亦勿引避若憲府之官則不參於査勘之坐
方為合宜唯 上有峻教或被人黜斥則陳情求退以俟
公論固不可已而公議旣許其出則不必再避亦或有自
下請遞而君上特命勿遞尤宜感激是遇益勉言責今則
諉以三司公論必遞乃已是則人主進退之柄反為群下

毋奪甚為不當 遲川集丁丑疏

○太宗朝掌令李㪿劾知議政府事朴經朴經誤議黃居正孫興宗之罪有曚曨啓聞議政府請下㪿攸司治罪上從之旣而謂金汝知曰李㪿之事未為不是大臣予所敬重不得已從之前此未嘗以大臣之言繫諫官者予今老矣不宜以此示後嗣也遂宥之 朝野記聞

○世宗辛亥冬至賀禮領相黃喜入參望闕禮而本朝賀禮以病不入憲府招通禮門令史問其故令史對以實憲府笞其令史政府遣舍人啓曰通禮門令史無預焉而受笞且政府百官之長臺上進退告于憲府固無前例今乃受辱慚怩實多傳曰憲府處事實為未便下司諫院推考啓聞 東閣雜記

世宗四年壬寅禁衛都提調領相柳廷顯等啓曰憲府非承 王命而本府鎭撫都事輒以所由呼來入庭持平以上皆坐交倚聽言取辭有違 王旨況詔獄官吏憲府擅自招來實爲未便 世宗傳曰憲府誤矣召掌務掌令皇甫仁問之對曰三品則於楹外四品以下則庭下問事本府前例也傳曰如其有罪則具辭以聞取旨可也非奉 王旨而三四品朝士跪於廳前持平皆踞居問事汝等非矣自今以後毋或如此 東閣雜記

八年丙午 世宗移御於西郊衍禧宮翌年三月還昌德宮左議政李稷右議政黃喜等時扈從 世子未動駕前先行憲府公緘問備 上命召就職 東閣雜記

讓寧大君妾仲里着紫的[illegible]見捉於憲府禁吏仲里負

緣大司憲吳陞妓妾請釋陞語禁吏使勿告執義以下問備于陞請罪 上命罷陞職 上仝

○捲帳飲鄭甲孫問鵝卯杯 詳 世宗朝鄭甲孫下

○魚孝瞻焚毁府君祠 詳 世宗魚孝瞻下

世宗朝李德良以武臣拜大司憲 朝野記聞

○中宗朝金湜以蔭仕拜掌令 明宗朝李恒拜掌令 朝野記聞

○宣廟初李鐸朴淳盧守愼建白 祖宗朝憲府官雖非文官除之今亦有非出身而可合者請擬差 上可之成運林薰韓脩南彦經成渾崔永慶鄭仁弘洪可臣金千鎰柳夢井柳夢鶴宋大立等前後除拜未幾以新創之事下敎止之 東閣雜記

○宣祖朝執義鄭芝衍大憲沈義謙等以論事議不合辭避大諫李堣曰臺諫以不關之事例不相容久矣今當矯革此弊乃啓曰沈義謙鄭芝衍以近規言之似不相容矣若一議一論之不合無甚大關則奚至於不相容乎其在祖宗朝臺諫各以其意成啓視義理之所在不憚僚議之牴牾雷同苟合必是衰世之習請并命出仕答曰沈義謙等議各不同勢不相容强爲相容則必有後弊不允 石潭日記

○銀臺諫 詳 宣祖朝賂移兵曹獄

○司憲府司諫院謂之兩司自前兩官通爲相避在下者遞例也至辛亥年間柳希奮爲大司諫與都憲相避引嫌而司諫蔡慶先以兩司通避非法典所載啓請出仕遂成謬規議者非之 芝峯類說

仁祖十二年甲戌敎曰兩司避嫌請出後以一事來避者勿捧 文獻備考

十六年戊寅左相崔鳴吉啓曰署經事不可不變通如翰林玉堂曾爲署經者旣遞復入又爲署經守令雖是曾經之人每每署經京官因此多致曠職守令因此多致久滯署經者欲觀其門地一番足矣何必至於再三乎 上曰署經若有弊而無益則只初一者一番爲之可也 文獻備考

二十五年丁亥傳曰臺官有難便之事則呈辭陳疏可也何必故爲闕啓敢行不正之計哉今後勿以闕啓遞職事言于兩司 喉院使覽

孝宗庚寅同經筵李厚源啓以聞在前則臺諫與無臺有相會禮云雖用相避之法可矣今則旣無相會禮又無

論議可否之事而至於監察亦以無臺相避而有無故作散者如此文具之事似當變通且書狀無臺所以糾檢使臣一行者也書狀之於使臣則似當相避矣 上問于大臣大臣以為無臺相避果涉文具而遵行不廢者或者法典所載曰一時難便有所輕改則其弊不細故耶大槩相避之法極為嚴截別嫌謹微循惧或替臣意以為舊例之無害於義者遵守可也至於書狀相避事理當然宜有定式 上從之備局謄錄

○十二年正言閔鼎重啓曰臺諫體面甚重異於他司訓局郎廳備局堂上不得無帶古規也近來不為改差及遞臺諫則仍復察任國家待臺諫之道不宜如是仍存古規為宜大臣曰他司提調尚此仍帶則備局之任不必改差

上從之 文獻備考

○顯廟壬子都承旨李殷相啓曰臺官一日再啓未知十分穩當而至於定爲規式永塞其路則亦有難行處矣上曰予本意非以一日再啓爲不可也朝臣補外不是異事而汲汲如此後人命所關及君上闕失關係國家大事過時未及救正者則勿拘此例 喉院便覽

○肅宗五年敎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一日暫曠而近日臺諫或以推考引避或除授未久而旋又尋單朝除夕遞甚非古例也今後非實病勿捧辭單亦依 祖宗故事兩司互爲推勘 文獻備考

○肅宗甲申右相李頤命啓曰三司禁亂不但在於行法收其續錢以補需用而法旣不行錢又不爲公用徒使禁

吏貽弊招惡甚無義也至於憲府則臺閣事體與他自別出禁受贖極爲苟艱此則自兵戶曹量給負役料布而禁亂被捉之類只爲治罪懲 實合事宜相確稟處何如

上曰依爲之（備局謄錄）

○監察即古監察御史裏行之職爲府屬官各掌其務如朝覲赴京朝廷禮會帑庫出納祠祭科試等事無不徃叅摘發奸蠹繩糾非違風聲所到人皆竦息而知畏其所以防僭濫而窒其源者至矣（成俔監察廳壁記）

○監察乃古殿中侍御史之職故俗謂殿中若本府不坐之日則城上所會諸殿中於某處分臺而罷謂之茶時言其啜茶而罷也（芝峰類說）

○凡大小朝會文武二班分東西八監察各一人立班後

糾察朝儀 文獻備考

○祖宗朝臣僚有奸濫汚貪者則諸殿中秉夜叅時於其家近處數其罪惡書之白板掛于門上以荊棘塞其門牢封着署而去其人遂廢錮於世蓋此事之廢似有久字 芝峰類說

監察之任極重在前朝及國初選授甚愼每於府叅書臺長過懷之走入墮中庭而宰臣墨者則夜會于其門以墨塗扉其宰不敢出使朝廷亦不敢用也其合僚上臺時則雖王子大君逢則下馬今則走入行禮及帶墨尺依舊而懷書叅門不擧行久矣 識小錄

○監察級高者為房主與上下有司入內房正坐其外房則以拜職久近為座次其中居首者為批房主新入者呼為新恴侵辱萬狀房中有長木如椽令恴擧之名曰擎笏

不能舉則罡以膝納于先生前先生以拳毆之自上以下
又令罡作捕魚之戱罡入池水中以紗帽挹水衣服盡汚
又令作提蛛之戱鬼以手捫摩厨壁兩手如漆又使盥手
水甚穢黑令鬼飲之無不嘔吐又鬼以厚白紙作刺書緘
日日投先生家又先生無時到鬼家罡倒着紗帽出迎設
酌堂中先生各挾一女而坐謂之安枕酒酣唱霜臺別曲
至臺官齋坐之日始令許坐翌日凌晨詣廳上官臺吏齊
行八謁庭中禮未畢夜直先生自房內持木枕大呼擊之
新鬼走出如或遲回必遭其棒風俗所由來者已久成
宗惡之凡侵虐新來者痛禁其風小戱仍舊不廢亦多慵齋叢話
○監察糾檢百僚必須朴素自處然後可以責人之貪婪
不法者故麤衣陋色着土紅團領撲馬破鞍短帽殘帶雖貴族

名士遵守舊規不必變　明廟末年沈義謙朴淳朴應男等執一時之論遂令從他改之自此闕中服色制度華美鮮明倍蓰於侍從舊風掃地（芝峯類說 松窩雜記）

○監察之於各司請臺司吏納價於法司頭吏圖之於分臺其模糊寬縱者則價高剛察不可瞞者價必廉其來久矣許禧為監察性甚聰察一日惠民署吏來許葯家劑藥葯戲問近日闕中之價誰甲答曰許監察真糠粃五合也一門傳笑號為糠合郎（識小錄 許禧即筠再從也）

○景宗癸卯憲府啓請臺監月令復舊藥提調李台佐曰所謂月令監察蓋有曲折大同未設立前外邑供上等物種皆為直納於各其司故十二監察各掌一司糾察捧納名之臺庫而憲府清寒無物力之故監察差祭時衣籠馬

及擧動時依幕罷具責徵於所掌司貢人此舊例矣大同
設立之後外方直貢之事絕無而僅有別無大段糾檢之
端各司中月令或有司其罷基庫而廢之者或有引其貢
人疲殘而廢之者故監察凡公會無以成樣自備局變通
有物力七司仍令擧當其十二監察月令之役既已定式
之後則不當續續變通矣 上從之 備局謄錄

司諫院

高麗以門下省郎舍掌諫諍封駁

○太祖因麗制以門下府郎舍掌獻納諫諍駁正有左右諫議大夫直門下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員

太宗分置司諫院改為左右司諫知司諫院事左右獻納左右正言後改定大司諫司諫獻納各一員正言二員

燕山十一年乙丑革正言加設獻納一員 攷事撮話

十二年丙寅革司諫院

○中廟改玉即日用安瑭為大司諫復設諫院 名臣錄

○世宗朝命汰冗官時汰甚衆朴訔議啓諫大夫一員當汰尹淮謂元肅曰冗官固當汰然可汰而未汰者尚多諫官豈冗官乎昔宋仁宗銳意圖治增置諫官四員史筆書

之以爲盛德且前朝官制諫官凡十三員今只七人已爲
省矣又欲減其一無乃不可乎況 上新即位首省諫官
後世以爲何如甫以啓 上深以爲然從之續鑑
一司諫院古隷承政院有左右司諫左右司議而堂上則
加大夫二字獻納正言亦各二員分六房更日入番凡諸
司各道公事之降必歸諫院有未便者駁還之郎中朝六
科之規也未幾別爲諫官與司憲府對峙衙門減司議大
夫其封駁之事遂不舉行識小錄
一諫院衙門最稱淸寒以豹皮一張轉貸於諸司以爲供
用之資故世謂司諫院豹皮又新官相會日例用鵝卵盃
行酒乃古事也未知何據芝峯類說詳憲府
一諫院職諫諍無他聽訟折獄之事日以飮酒爲事趙云

佗詩曰一盃一盃復一盃大諫醉倒春風前正謂此也院中故事入直官未起寢院吏惕窓呼曰掾吏拜謁已起枕具冠帶而坐吏輩衆沖盞果案進呈饌品亦豐潔以鵝卵大盃行數巡而止齊坐日亦設果案歡飲終日 筆苑雜記

○太宗朝盧閈以叅官拜知司諫院事

太宗九年諫官李種善等上疏曰臺諫論奏之時一有議不諧者必先除去稽諸往古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以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主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 事若先白大夫則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宋仁宗以夏竦為樞密院事臺諫交陳其奸邪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至於前朝正言李詹全伯英等二人

極言侍中李仁任之罪亦非除去不同者而後爲之也願
自今臺諫論事之際詢謀僉同則合辭以奏其或論議不
同則不必去其不同者使人人得自論事從之 寶鑑
○太宗朝諫官韓尚憲曰命令之出政府承行臣等雖或
有聞事已施行前日請屬諫官于政府以此也 上問故
事如何黃喜曰國初李文和尹思脩皆以諫官兼經歷
上曰此非美法經歷雖重任宰相屬吏君上之動靜政令
之得失皆得規正者諫官也以諫官兼經歷非所以尊朝
廷重諫官也尚憲又曰近日臺諫俱以言事罷黜非惟罷
止其身鞫問相與論議之人是以士林相戒不過諫官之
門 寶鑑
○臺諫至重國家雖欲罪之必先遞其臺職然後罪之此

祖宗朝故事也 日得錄

○古者諫院官出入或以便服揖辭不及於守令卑冗之官大抵與玉堂無異也今則與憲府爲一體稱爲兩司非朝服不敢出未知此始於何朝也 㤯軒瑣編

○臺諫詣闕坐承政院南廊曰臺廳古有溫堗 肅廟以臺諫不當煖居喋口撤其堗以板易之 日得錄

○諫官以風聞言事自唐武后始我國則自燕山朝始至今諫官只以此塞責事有違誤輒以風聞失實被嫌而已 僿說